



茶之书

(日) 冈仓天心 著

◎ 尤海薇 译 ◎

在人格高于技巧的茶道中
品味东方的文化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

茶之书

(日) 冈仓天心 著

◎ 尤海燕 译 ◎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之书 / (日) 冈仓天心著; 尤海燕译. —北京:
北京出版社, 2010. 2

(大师小讲)

ISBN 978-7-200-08144-2

I. ①茶… II. ①冈…②尤… III. ①茶—文化—日
本 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3520 号

• 大师小讲 •

茶之书

CHA ZHI SHU

(日) 冈仓天心 著

尤海燕 译

*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
北 京 出 版 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北 京 京 晟 纪 元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3.75 印张

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08144-2/TS·245

定价: 10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63973790 010-58572393

总 序

怀念 “小书”

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，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？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“小而可贵”的书，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？

这个题目，也可转换成“图书该如何减肥”。现在的图书，越印越漂亮，完全“与国际接轨”了。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，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、还好看时，我都心里有点打鼓。

不否认最近十年，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，我担心的是，这种华丽背后，有着对

高码洋的刻意追求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，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。整个是粗放式经营，跟我们的工业一样，拼原材料，看 GDP，这样做隐患无穷。图书品种增加了，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。在我看来，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——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，那么，减少 2/3 的图书品种，一点都没有问题。当然，这只是比喻，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。因为，那样卡下来的，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。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？所以，减少出书品种，这话我不能说。

我能说的，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“减肥”。在我看来，图书的过分臃肿，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。现在如果评奖，评委一般倾向于“厚重”的——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，那就只能看“分量”了。十万字的，肯定不如百万字的，人家书写那么厚，肯定下了大工夫。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，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，作为学术著作，根本拿不出手。

记得周作人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1932 年出版，也就五万字左右，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，但还是承认：“这是一本小而珍贵的书，正如一切好书一样，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，而且能引

起读者许多反想。”称周书“有系统”，有点勉强；但要说引起“许多反想”，那是真的——时至今日，此书还在被人阅读、批评、引证。现在的皇皇巨著，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，这不能都怨读者懒，也有作者的缘故，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——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“学术说书”，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，抵抗那种以“体积”取胜的风气。

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刚出版，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，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：这是一部大书。我当时听了，如醍醐灌顶，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，读书识大体，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明白原来书不以“厚薄”定“大小”，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，也能被称为“大书”。

现在这种“小而可贵”的书籍，到哪里去找？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“三联精选”、北京出版社刊行“大家小书”，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“袖珍经典”，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。可你仔细看，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。我们这一代，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“小书”。

1994年春，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访问学

人，住在东京大学，经常逛神保町的书店街，有感而发，后来在系列随笔《东京读书记》中，特别提到书店里铺天盖地的“教养新书”。在日本，“新书本”指区别于“单行本”的42开平装书，其主旨是追求“专门知识的通俗化”，也就是“岩波新书”发刊时所标榜的“现代人的现代教养”。选题适时，切合读者需求，撰写者训练有素，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再加出版社推波助澜，这才有了日本出版界各种“新书”的繁荣。上个月，我到东京开会，再次光顾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，依旧是那么多新刊的“新书”，让人应接不暇。我把这种出版策略总结为：快节奏、大容量、粗加工、浅阅读。比起价格昂贵的“礼品书”（最离谱的是黄金书）来，日本人价格低廉、讲求专题与时效的“杂志书”，我以为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阅读趣味。

好些年前，我就曾在不同场合鼓吹，建议出版界认真经营此类小而有趣的“新书”。开始还有人跃跃欲试，后来全都落了空。为什么做不下去？第一，政府的书号控制，使得各出版社有所顾忌。有的出版社甚至明文规定，每个书号必须赚多少钱。第二，书价低则利润小，必须是品种多印数大，才有利可图。第三，我们已经习惯一锤子买卖，不擅

长细水长流。每年都印，每回印数不多，那必须有长远规划；而我们的出版社不是私有财产，谁也不知道，明年到底谁当家。第四，学者也不适应，没学会对着公众讲述专门的学问。第五，博览广收，时刻准备追求各种新知，以“阅读”而不是“收藏”为购书目标，甚至不惜看过就丢——这样的读者群，还没真正形成。

陈平原

译者序

从前，孔子、释迦牟尼和老子站在象征人生的一坛醋前，各自用手指蘸醋品尝其味道。孔子说那是酸的，佛祖认为那是苦的，老子则断言那是甜的。道家对现世的所有都全盘接受，并且与儒者和佛教徒不同的是，道家尝试着从这个充满悲哀和痛苦的世界中找到美。

这是关于日本茶道的著作——《茶之书》（The Book of Tea）中的一个寓言，形象地说明了儒释道三种教义的不同倾向。你也许会问，茶道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？

我会告诉你，不仅有，而且非常密切。茶道的“道”，即来自道家的“道”。并且，茶道的形式来源于禅宗的饮茶仪式，而禅宗正是道家思想的重要

继承者。茶道崇拜存在于卑俗的日常生活中的“不完美”，是探寻生之艺术的唯美主义宗教，是道家思想的化身。

《茶之书》给我们讲述了如何在生活中发现美、创造美和享受美的东方传统艺术精神。这本书是一个多世纪以前，日本人冈仓天心（1862—1913，明治美术运动的指导者、思想家）在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长期间（1905—1906）用英语写成的。该书1906年在纽约出版后，立即在全美掀起东方文化的热潮，先是被中学教科书选用，又被不同的出版社争相出版。旋即，它被译成法语和德语在欧洲出版发行，风靡整个西方世界，冈仓天心的名字也由此为世界所熟悉。而在他的祖国日本，迄今为止，相继有译本及解说十余种问世，流传甚广。

冈仓天心生活的时代，正是西方近代化大潮汹涌而来的时代。东西方的经济差距，使得东方传统文化艺术面临着被误解、被轻视甚至被全盘否定的厄运。《茶之书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。它并非像其书名那样，只是单纯地讲述茶道，而是以西方熟悉的茶为契机，介绍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，呼吁东亚传统文化的复兴。它不仅给向近

代化疯狂迈进的西方敲响了警钟，而且让西方把目光投向东方，了解东方，意图实现东西方和谐共处的新文明。冈仓天心的这种行动能力和先见之明在当时是殊为可贵的。他通过在西方出版《茶之书》、《东方的理念》等一系列东方文化的著作，向西方世界发出了东方人自己的声音。

《茶之书》首先是一部艺术论的经典。它强调“生活”和“艺术”的一体性，认为茶道的理想，就是发现人生琐事中的伟大，断言“只要我们愿意承认它，完美会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”；反之，艺术本身也必须和生活密切相关，“杰作存在于我们自身当中，正如我们也存在于杰作之中”。它还反复强调艺术的“不完全性”，指出了茶室里处处避免着对称和重复。

《茶之书》又是一部哲学论著。它说“‘道’是‘通路’。它是宇宙变化的精神，是永恒的生长，在不断回归自身的过程中，产生新的形式”；“茶道是以佳茗、花卉和绘画等组成的即兴戏剧。在那儿，时间、空间无始无终”；“在宗教中，‘未来’在我们身后。在艺术中，‘现在’就是永恒”。

最后，我们不能忽视书中处处闪耀着的现实批判的光辉。它对世事的远见卓识，对人性的洞幽烛

微，令人折服和感叹。比如，它嘲讽人们对艺术的虚假崇拜：“追求的是高价，而不是高雅；追求的是流行，而不是美”；慨叹世人对艺术的无情破坏：“人们破坏着生活中的美，从而破坏着艺术”；抨击东方建筑对西方的低俗模仿：“西式建筑的无聊仿造随处可见”；并大胆预言：“过去或许会怜悯我们文明的贫瘠，未来也将嘲笑我们艺术的荒芜。”

他的艺术论，他的哲学思考，他的现实批判及预见，不止在过去的百年里给艺术、思想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，就是在今天，对我们的艺术和思想领域，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所有层面，都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指导意义。

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《茶之书》英文原著（*The Book of Tea*, New York: Fox Duffield & Company, 1906），同时还参考了村冈博、桶谷秀昭等日译本。除标出原注之外，还添加了译者注。

尤海燕

2009年3月

目 录

译者序	1
第一章 人性的茶杯	1
第二章 茶的流派	15
第三章 道与禅	28
第四章 茶室	45
第五章 艺术鉴赏	61
第六章 花	71
第七章 茶道大师	89
跋	96

第一章

人性的茶杯

茶最初是作为药用，后来才成为饮品的。在8世纪的中国，茶作为一种雅趣，跻身于诗歌领域。到了15世纪，日本人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宗教——茶道。茶道是以崇拜美为基础的仪式，而这些美往往存在于日常的卑俗现实之中。茶道教我们懂得纯粹与和谐，理解人们之间相互关爱的奥秘，领会社会秩序中的浪漫主义。茶道在本质上是对不完全的崇拜，是一种柔弱的尝试，一种试图在我们已知的、充满着不可能的人生当中完成某种可能的尝试。

茶的哲学，并非仅限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唯美主义。因为它结合伦理和宗教，表达了我们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全部见解。它是卫生学，因为它强调洁净；它是经济学，因为它是在单纯之中（而非复杂和奢侈当中）给我们以安慰；它是精神几何学，因为它确定了我们和宇宙万物之间的比例感。它把所有茶道的信仰者都变成情趣上的贵族，体现了东方民主主义的精髓。

日本与整个世界的长期脱离，促进了内省精神的成长，这对于茶道的发展极其有益。我们的住房和习惯，服装和饮食，陶瓷器、漆器和绘画，甚至文学——这所有的一切，全都受到了茶道的影响。没有一个研究日本文化的人，可以无视这种影响的存在。它渗入了贵妇人优雅的闺房，也进入了身份低微之人的陋室。我们的农夫学会了插花，我们最粗鄙的工人也知道问候山水。如果有人对他人生中发生的亦庄亦谐的趣事无动于衷，那么我们一般会称他为“毫无茶气（的人）”。相反，我们也把那种无视人间悲剧、沉湎于喧嚣嬉闹而毫不克制的唯美主义者，形容为“茶气过盛”。

的确，在一个局外人看来，这种小题大做的事情，实在是难以理解。他也许会说：“区区一杯茶

而已，何必大惊小怪！”可是说到底，容纳人类享乐精神的茶杯是多么的小！是多么快就能装满眼泪！又是多么容易就被一口喝干，而无法满足我们对于无限的渴望！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，就不该为我们自己对茶杯的过分钟爱而自责。人类已经作出了比这更加过分的事情。为了供奉酒神巴克斯，我们已献出了太多的祭品，我们甚至还美化了战神马尔斯的血腥形象。若此，我们献身于山茶女皇，沉醉于来自她祭坛上的同情的暖流，又有何不可呢？在象牙色瓷杯里的琥珀色液体中，茶的初尝者能够品味到孔子的亲切静默、老子的辛辣痛快和释迦牟尼来自净土的芳香。

不能感受到自身伟大之中的渺小的人，往往容易忽视他人渺小之中的伟大。一般的西方人，在怡然自得的优越感中，把茶道仅仅看做众多东方怪癖中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。这些怪癖，构成了他们眼中东方的离奇和幼稚。当日本沉浸在和平文雅的艺术之中时，西方人把她看做野蛮之国；而自从她在辽东半岛战场上大肆杀戮以来，西方人却把她称为礼仪之邦。最近，西方盛行关于“武士道”（一种使我们的士兵自愿献身的“死的艺术”）的评论，但是，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茶道。其实，正是茶道，

才充分表现了我们的“生之艺术”。倘若我们必须依仗残酷的战功才能赢得文明之国称号的话，那么我们宁愿永远做野蛮人。我们的艺术及理想终会得到应有的尊重，我们将欣然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

西方何时能了解，或者试着了解东方呢？他们把关于我们的事实和想象混在一起，编织成一张奇谈怪论的网，屡屡令我们亚洲人惊骇不已。我们不是被描述为靠捕食老鼠和蟑螂为生，就是被讹传为以吸食莲花的香气过活。他们把这些看做软弱的执迷不悟，或者是无耻的骄奢淫逸。他们一直嘲笑印度人的灵性是无知，中国人的冷静是愚钝，日本人的爱国精神是宿命论的结果。他们甚至还说，亚洲人是因为神经组织迟钝，所以才对悲伤和痛苦麻木淡漠的！

西方的朋友们，你们尽管在我们身上取乐好了，我们亚洲人也已经准备好了回礼。如果你们完全弄清楚了我们是如何想象和评论你们的，那么将会增加更多有趣的话题。对远景所感到的迷人魅力，对奇迹下意识的驯服顺从，对新生的未知事物的暗自敌视，所有这些，都在于此。一直以来，你们被赋予的美德太过纯粹，以至于常人无法企及；你们被指控的罪过太过美丽，以至于人们难以谴